

进入2018年的时候,我正在三亚。我把沙滩、海浪、蓝天的照片上传朋友圈,因为上面有我的身影。突然接到一位朋友的回复,一个数字:18。我大惑不解。问了人,才知道,微信上正流行大晒18岁青春照。我已离18岁甚为遥远了,朋友之复,乃亲和调侃,不禁莞尔。

2018年,晒自己18岁美照,是展处子之貌,少女之色,有一丝骄傲;也是叹岁月流失,年少难追,有一声叹息。有不同意见者说,其中也见不少昂扬者,见年纪与曾经的18岁相同,又是个吉利数字,激发着他们的青春梦想:新年再追梦!

我为这样的激情心动,无论他们已过而立或直奔耳顺,青春的梦想,一直飞翔在自己生命的旅程中。

这让我想起34位法国老人的壮举。他们平均年龄63岁,驾着17辆房车,从法国出发,横越欧亚大陆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入我国新疆,展开为期90天的中国丝绸之路环游。有一天,车抛锚在一个村落前,当一位78岁高龄的老人,光着膀子钻进车底修车时,一个年轻的中国小伙子问他:“你这么老年纪,应该留在家里享福啦!干嘛还要这么受苦?”老人在车底下探出身子,怡然自得地回答小伙子:“我现在就是在享18岁时‘想’的福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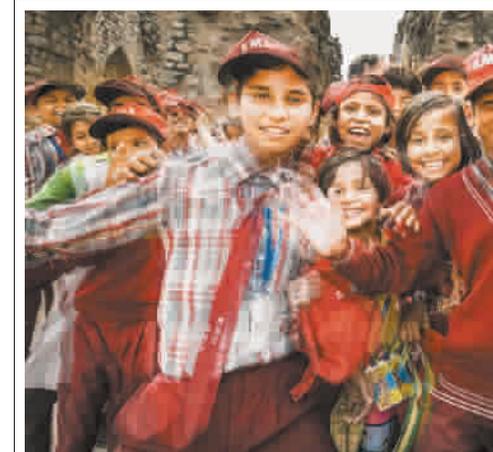
18岁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年龄,这时的梦想,色彩斑斓,飘飞辽阔,像一艘高扬着白帆的航船,尽情驰骋。随着年岁的增长,有的梦想,变成了现实,而有的梦想,却暂时沉没于心底。但是,有着积极生活态度的人,梦想并没有被泯灭。

有一位朋友,青春时代喜欢书法、篆刻、制壶,可是,没有机会拜师学艺。成年后,他在职场奔波,为生活奔忙,梦想成了一颗小火苗,留存于心的边缘,但始终不曾熄灭。他退休后,梦想的火苗开始燃烧,他把所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放在曾经喜爱的事情上,让梦想在现实生活中铺展。近十年后,他的篆刻作品已在圈内出名;壶艺也得到大师认可,被一些机构收藏。他说:“18岁时的梦想,成就了现在的我。”其含义,和那位法国老人所说并无二致。

我想,那些在2018年启程的时候,发出自己18岁的照片,在想起自己青春风采的时候,一定会想起青春年华中的绚丽梦想。难道仅仅想在进入2018年的时候,展示一下自己18岁的容颜,给自己来个自我安慰——也有过青春的时光,也曾有亮丽的颜值?这样的“玩法”,似乎也少了一些文化和精神的含量。

法国老人“想”18岁之福,篆刻、制壶的朋友梦想实现于晚年。他们对于梦想的坚守,让生命闪光。人的一生,18岁只能拥有一次,青春的容颜也会渐渐褪色,但是,你只要经常回到自己的内心,你会发现,18岁的梦想其实并没有离你远去,一直在与你的生命同行。

看着自己18岁时的照片,被朋友点赞,不必沉浸于曾经的光鲜里,更值得在这一刻,点燃你青春的激情,让你的梦想再一次飞翔。



知道印度是因为电影《流浪者》,片中男女主角拉兹、丽达,深情的主题歌曲是抹不去的记忆。那个年代,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走进印度,更不会想到我是以“摄影师”的角色,用镜头记录旅途中看到的一切。今年2月27日,我随《人民摄影》报上海俱乐部摄影团开始了为期十天的印度采风之旅。

踏上这片土地,一切感到陌生!当然,一切也很神奇!新德里的古特伯高塔,是世界文化遗产,建于1193年,是印度的第一位穆斯林国王为了庆祝胜利当地印度教徒而修建的世界上最高的砖砌高塔,由红砂石和大理石建成,高达73米,已有近1000年历史。这是我们到达印度后的第一个采风点。当天,一群来自古堡参观的印度小学生正在有序地参观着建筑遗址群。看见黄皮肤的我,孩子们立即兴奋起来,高兴地奔向我,簇拥着我向前移步,还争先恐后地拍照合影。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吸引了游客,也吸引着我的摄影友,记录这愉快的时刻,留下旅途中美好影像。

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是微笑,它同阳光、空气和水一样重要,传递着真诚和善良,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在印度采风,无数次遇见微笑遇见美丽。酒红节上欢笑沸腾的人群;街市上款款而来的印度美女;烟杂店长者淡淡的微笑;还有那些孩童天真顽皮的笑脸;即便是行驶的车辆,人们看见街边拿着相机的我们,也不忘探出头来送上一个个灿烂、纯朴的微笑。

摄影

死人的可怕后果,我不由深深倒吸了一口冷气。联想到前些年有人从高空抛物,半块砖或一个酒瓶落下来,给别人造成严重伤害,甚至是砸破脑袋,很希望这种煞风景的事不再发生。



莫把垃圾袋抛到树上

邵祖新

他们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目的,一定要这样做呢?是为了锻炼身体,锻炼臂力?锻炼身体,锻炼臂力,还有没有其他许多方法,没有必要非得如此吧!是为了贪图方便?可曾想过,一旦用力过猛,手臂脱臼,还得上医院,既吃苦又花钱,方便又在哪里呢?是为了好玩,弄不好落在别人的身上,遭来一顿臭骂,又有什么好玩的?是为了发泄某种情绪?还是因为对美化环境的无知……

“马根林有女人了!”南汇县城那么小,一会儿就传遍了。最热闹十字街头,马根林天天在那儿吆喝:“甘蔗,甘蔗……”“地梨(荸荠),熟地梨……”“腰菱(菱角),熟腰菱……”“山芋,热山芋……”家家都买过他的零食。

这一天,马根林没出摊,他要带女人去市区擦擦眼皮,顺便买些必需的物品。

“噢!马根林只头亮来,穿件新衣裳了么,面红膛春么……”邻舍见过,不住地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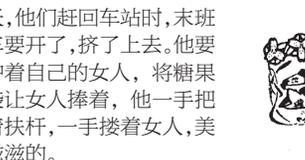
马根林很得意,花开脸上。女人没坐过汽车,更没见过人挤人的上海大马路,一路上紧拽着男人的衣袖,蹭行跟着。

逛了南京路、淮海路、城隍庙,买了糖,吃了“双档”(面筋百叶包),马根林还与女人拍了照。这是过得最快的一

天,他们赶回车站时,末班车要开了,挤了上去。他要护着自己的女人,将糖果袋让人捧着,他一手把着扶杆,一手搂着女人,美滋滋的。

莫把垃圾袋抛到树上

我走在人行道上,路过某个小区,想抬头看看蓝天白云,猛地发现近旁一棵行道树上挂着装有垃圾的塑料袋,细数一下共六只,其中一只挂在了树枝与穿行而过的电线的交界处。我不免有些纳闷,垃圾袋怎么会跑到树上?是在在底楼居民把它们抛上去的?也不像,哪个小区没有垃圾桶,投送上去的必经之路的大门口也不放着塑料垃圾筒,投送上来相当方便,又何必劳神费力,多此一举!是远处来的人们把它们扔上去的?更不可能,简直是自找麻烦嘛!那这些垃圾袋究竟是怎么跑到树上的呢?到底是谁干的呢?想来想去,只能是住在附近楼上的居民抛下来的,落在了有一墙之隔的外面的行道树上。



两个,都卖不过他。每个摊前一个木桶,里面是个棉袋,煮熟的地梨和腰菱搁这里头,始终热的。这些个桶,就马根林的里外都干净。棉袋他常洗,不像那两家,抹布似的。马根林做人奸耍不来,东西实,把秤也实。许是女人的活干多了,他的举手投足都有点女人样了,声音也变得有些娘。连他自己都在想,如果不学女人,怎么持这个家?

马根林的女人是乡下的,家境可以,哪儿的不太清楚,也不知姓名,因为马根林一天到晚只叫“新娘子”。听说女家没要什么彩礼,知道马根林穷,但人勤,便由他带了人走。女人眼有点儿对,斜着看人,不哑,却不爱说话。不说就不说,马根林一个人说,一天说到晚,唠唠叨叨。

说归说,做归做。数年之后,三个孩子被他拉扯大了,上学,工作,成家,然后鸟一样飞走。

马根林依然唠叨,女人依然不爱说话。“新娘子!”——马根林朝屋里头拖长了声喊。女人从男人的声音语气知道这是唤她做啥,这是让她一起上街;穿鞋,带门,拽住男人的衣袖……

首次听到 Borough Market (拔日市场)是几年前的事了。我记不得是听谁说的,其时言者告知这个市场有意思,值得一顾。正巧,3月15日下午,我们去 Borough high street (拔日主街)办事。

拔日主街地处泰晤士河的南岸,北接伦敦桥,引桥的西侧是拔日市场,东侧则是伦敦桥火车站。事毕,遂寻访“拔日市场”。

我们从萨瑟克街进入市场内的斯掏泥街,循右而入,第一家是水果蔬菜店。蔬菜店的右边店前站着一位老者,其与我目光相交。他从一玻璃小瓶内挖出一勺酱让我品尝。我不解,老者说可用于蘸牛排,其味略甜酸,颇合吾口。老者的摊位上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罐头,是各种风味的蘸酱。

蘸酱店的对面是一家叫“蒙氏干酪”的奶酪店,令人印象深刻。奶酪之大,与我平常在超市里所见,判若天壤。印象深刻还在其形,有几块中国传统建筑里的柱础石,颜色灰褐厚沉,似乎有上百年的积淀;还有数只鼓,上下叠在一起,鼓的周围写满了文字。再仔细一看,柱础石、西洋鼓非装饰物,皆是牛奶制奶酪也。标签上写明产地瑞士。店里还有山羊奶制奶酪,软如中国的豆腐,一块十镑,半块五镑;也有绵羊奶制奶酪。后来发现,“拔日市场”里有许多奶酪店,生意都不错。

古镇保护专家阮仪三在他所著的《古镇新场》一书中写道:“明清时代的新场是商贾殷实之户和文儒宦宦之家的聚居处,今保存有完整且达四进以上的大家宅第20余处……厅堂正对仪门,是整座建筑装饰的重彩之处。”又说:“仪门——是中国传统宗族礼教的象征。”

旧时,官衙、府第的大门之内的第二重门通称仪门,那是主事官员迎送客人的地方。后来,这种建筑风格渐渐进入宦宦私宅,再后来特别是到了清后期、民国年间,仪门在富有的家庭中随处可见。

仪门上的题额,是一个家族的寄托,是精神的希冀,是家风的绵延。

考察浦东仪门,除了家家家风寄语之外,还有传统文化的传承。

新场张氏仪门(翼轸联晖),为新场人张工六所建,坐落在新场的后市河西岸,也就是现在的新场大街319弄。

这是一座圈围房子,正屋三间,左右厢房各两间开。正南面墙上的仪门,不是很高大,与圈围房的高度正好相配。简朴的仪门上,题额为“翼轸联晖”。

“翼”是翅膀的意思,“轸”,是车子底部四周的横木;“晖”为日光。查词典,翼轸为南方七宿之二,丙为翼,巳为轸,是天上的星宿。

“翼轸”在这里应该借指住在这宅院里的人,“联晖”是共同沐浴着太阳,连在一起解读为宅院与宅内的人一起沐浴着阳光的普照,寓意兴旺发达。宅主用这四个字,希望家人与后代如天上星宿般个个星光熠熠。

查遍资料,不见张工六所载。他有一个儿子叫张愚若,早年研习书法、篆刻,与当时沪上大书法家邓散木、白蕉等交往甚深。张愚若曾在这座父亲建造的老宅里沐浴着阳光,潜心研习。

如今这宅院的主人均已作故,张愚若居住过的房屋,也由其后代租给他人居住。屋后翠绿的竹园也已荡然无存,只留下几缕乡愁的绵绵。

张愚若和傅雷同乡,他曾在1958年7月回忆傅雷改名的经过:“怒安在15岁左右,名雷而以怒安为字。查起名之因,以我正在热衷篆刻,其时正作客傅家,工随亲身。怒安以此为宜,篆彼名字,并合拟一单名。我两人共认怒安两字,取义于《孟子》‘文王怒而安天下’之句,俗谓大发雷霆之谓怒,我提议以雷为名,如是名与字可相得益彰,君欣然从之。此改名之由来也。即日为其作印二方,一白一朱,仿印人赵叔体,当时自以为颇具雅趣。”

后来,傅雷在自印的稿纸上,署“疾风迅雨楼”。不论“雷”“怒”,还是“疾风”“迅雨”,都鲜明地体现了傅雷刚烈的秉性。

翼轸联晖

陈连官

“翼”是翅膀的意思,“轸”,是车子底部四周的横木;“晖”为日光。查词典,翼轸为南方七宿之二,丙为翼,巳为轸,是天上的星宿。

“翼轸”在这里应该借指住在这宅院里的人,“联晖”是共同沐浴着太阳,连在一起解读为宅院与宅内的人一起沐浴着阳光的普照,寓意兴旺发达。宅主用这四个字,希望家人与后代如天上星宿般个个星光熠熠。

查遍资料,不见张工六所载。他有一个儿子叫张愚若,早年研习书法、篆刻,与当时沪上大书法家邓散木、白蕉等交往甚深。张愚若曾在这座父亲建造的老宅里沐浴着阳光,潜心研习。

如今这宅院的主人均已作故,张愚若居住过的房屋,也由其后代租给他人居住。屋后翠绿的竹园也已荡然无存,只留下几缕乡愁的绵绵。

张愚若和傅雷同乡,他曾在1958年7月回忆傅雷改名的经过:“怒安在15岁左右,名雷而以怒安为字。查起名之因,以我正在热衷篆刻,其时正作客傅家,工随亲身。怒安以此为宜,篆彼名字,并合拟一单名。我两人共认怒安两字,取义于《孟子》‘文王怒而安天下’之句,俗谓大发雷霆之谓怒,我提议以雷为名,如是名与字可相得益彰,君欣然从之。此改名之由来也。即日为其作印二方,一白一朱,仿印人赵叔体,当时自以为颇具雅趣。”

后来,傅雷在自印的稿纸上,署“疾风迅雨楼”。不论“雷”“怒”,还是“疾风”“迅雨”,都鲜明地体现了傅雷刚烈的秉性。

这段回忆我相信是真实的。总之,在“翼轸联晖”下,张愚若的墨迹留存于新场这座古镇的记忆中了。

马根林依然唠叨,女人依然不爱说话。“新娘子!”——马根林朝屋里头拖长了声喊。女人从男人的声音语气知道这是唤她做啥,这是让她一起上街;穿鞋,带门,拽住男人的衣袖……



各色面包,其中一款硕大,一个个叠着,最上面的一个切开,里面有许多孔穴,看着心喜。牌子上写着,le rustic,bread as it should be! le rustic是品牌,后面这句话,“面包就得是这样!”霸气,勾起了我的食欲。看配方:有机白面粉,有机全麦面粉,黑麦老面,水,海盐,糖蜜,蜂蜜,酵母。用黑麦老面发面是欧洲的一种传统天然发面技术,发面时间长,面团里的孔穴多且大,面包弹性足,嚼之则满口生香,深受欧洲人的喜爱。

过面包摊,是几家水产店,有蟹、虾、生蚝、鱼等,品种繁多。鱼摊飘着香味,缕缕不绝,是为烟熏三文鱼。有一家肉制品店,摆放着各种腊肠,也有几块咸肉,肉厚又白,炖汤一定鲜美。摊主给我一小块,尝之,肥而不腻,但是咸度不够。我一看,标牌上赫然写着——烟熏五花肉,产地:多塞特郡。此肉不能炖汤,只宜生食。

最后,过一条横马路,往北走,是各种小摊位。北望一教堂突耸天空,此为萨瑟克教堂,教堂后是蜿蜒而过的泰晤士河。这片市场里则有许多大排档,人头攒动,生意兴隆。

拔日市场是伦敦一个古老的食品批发零售市场,至今已有九百年的历史,值得多次游玩。我所探玩的摊位不足十分之一。

伦敦的“拔日市场”

张妙霖

店员一高一矮两白人汉子,高个英国人,矮个西班牙人。高个递给我一小块火腿,我尝了尝,味道不错,示意要买。高个拿起火腿便放在切片机里切。我急问:“给我切多少?”高个答:“我切片,你说停止,我就停止。”矮个羞涩寡言。我看看他前面的一只火腿,他说:“这是西班牙火腿。我让他也切几片。西班牙人切的火腿削薄如纸,无愧于火腿之乡手艺人的美誉。

买好火腿,望着前方摊位林立,游人如织,我便径直朝人流走去。市场上的街道纵横交错。此地如同一个不散的庙会,商家忙碌,顾客欢喜,热热闹闹,有中国人过年的气氛。来到这里的顾客大多并非是有目的地来购物,更多的是来游玩的。我被裹在人流里,忽然发现一家面包摊,名曰奥利维尔面包房,有



七夕会

七夕会

微笑

陈国萍